



新观察

站在写作者的角度

□李浩

作为写作者,一个把文学写作看成是自己毕生职业和梦想的人,我承认我对文学批评有着某种亲近甚至迷恋,而我也从中获得了诸多的滋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艺术》是我的枕边书之一,从十年前开始我几乎每年都要重读一次,它帮助我建立了对文学艺术的基本判断,在阐述文学问题的时候我对它的引用是最多的。不是卖弄,而是敬服,我觉得他说得真好,我无法再有更为精妙的表达。莱辛的《拉奥孔》让我沉入思考的同时也让我明确,一种艺术存在的理由必须是其他学科包括其他艺术门类所不能替代的,你必须理清它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编码”,并在这个基础上向更多可能延展。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虽然有些地方我不是很认同,而且他固执的古典审美也妨碍他认识西方现代、后现代文本对突破“影响焦虑”所做的有益尝试,但他的思考和警告是真诚而有益的,他使问题获得了凸显。我也不是很认同纳博科夫的部分文学观点,但他的《小说讲稿》于我却非常受益,那是一种真正贴在文学本身上、联接血脉的批评,在他的引领下我一边和他分享美妙,一边回望被自己错过的风景……结束这种枚举吧,我承认,我在诸多的批评文字中受益,它们给我指出文学的美和妙,对我的写作进行警告,给我建立起“在世界中的坐标,同时也给我机会,让我和他们之间进行智力博弈,进行争辩与交锋……正因此,我才会如此看重“文学批评”。

那么,作为写作者,我希望阅读怎样的文学批评呢?

我希望读到“及物”的文学批评,它和作品有着无限的贴近,了解文字的微妙、丰富和歧义,同时又对当下的世界文学、文化有整体性的把握。及物是第一点,作为批评者,你必须清楚、了解文学的种种方式和特点,作家在他文字中的埋设、他的小小得意、他的心跳和荷尔蒙变化,他在写下那段文字时的情绪变化……这并无丝毫苛刻之处,恰恰,这是文学批评得以存在的首要理由,我想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人都应当懂得,文学是一种珍贵、独特的精神活动,它们存在着某种只有通过文学才能掌握的“知识”和“真理”,而批评家,更应当学习掌握这种“知识”和“真理”。你读纳博科夫的批评,读米兰·昆德拉的批评,读《六大师》,读《为什么读经典》……在一篇题为《伊甸园和垃圾》的文章中,李敬泽曾提出,“我冒昧揣测,很多文学批评家已不信文学。批评家不相信‘真理’掌握在作家手里,不认为作家能够发现某种秘密,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批评家也总是有理,社会的理、经济的理、文化的理,独无文学的理;批评活动不过是证明作家们多费一道手续说出了批评家已知之事,而这常常在总体上构成了一份证据,证明批评家有理由和大家一道蔑视此时的文学,进而蔽地蔑视文学本身”——我觉得他说到

了我们批评的某些症结所在。当下的批评在“及物”上做得远远不够,他们夸夸其谈的多是社会的理、经济的理、文化的理,而对文学的文学性,属于并只属于文学的“知识”和“真理”却不发一言。对当下的世界文学、文化有整体性的把握是第二点,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避免你在判断上的偏狭、盲目和“夜郎自大”。

我希望读到在道德话语和政治话语之外能对艺术本真发言的批评。文学是人学,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帮助我们认识人的丰富性、复杂性的手段之一,文学作品需要通过你所塑造的“这个”来向世界敞开: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类人,原来这类人身上的某种神秘在我身上也存在着,原来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智慧产生于道德悬置的地方”,“创造一个道德审判被悬置的想象领域,是一场巨大的伟绩;那里,惟有小说人物才能茁壮成长,要知道,一个个人物个性的构思孕育并不是按照某种作为善或恶的样板,或者作为客观规律的代表的先已存在的真理,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建立在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之上的一个一个自治的个体”。基于此,基于对道德审判的悬置,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下了伟大的《情人》,那个白人小女孩“不很道德”的情感获得了阅读者的理解和珍视;基于此,基于对道德审判的悬置,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才获得了它应当的声誉,成为美妙的文学;同样基于此,基于对道德审判的悬置,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才听从自己的内心呈现了我们所见的样子和命运,堂·吉诃德是笨伯还是固执坚持的圣人也变得无足轻重,默尔索《局外人》的行为和方式也获得了理解和认识。文学,应当通过这一个的“人”和“事”来丰富我们对人及世界的理解,而不是用一种先验的、固定的律令来僵化规范。然而在我们一些文艺批评家那里,他们祭起的、操持的仅仅是陈腐的道德律令,用他们的“正确”和“正义”来规范和评价一篇文学作品的价值,这实际是“鞍子套到了马头上”,却在助长我们的幼稚病。在文学的内部,针对于文学本身,这并不是难题但却遭到了批评家们的忽视。

我希望能够阅读到那些有个人思考,有审视,有智慧,甚至有一些忐忑的批评,它真实、自我,甚至包含着某些“片面的深刻”,但它是有启发的,有真见的。托尔斯泰有篇《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他以莎士比亚的名篇《李尔王》为例,说它“不符合任何艺术种类的要求,此外,其倾向是极为低劣和无道德感的”,几乎将莎士比亚贬得一无是处,仔细阅读,你尽管可能不会认同他的部分判断,但他的剖析还是有道理的、有针对的,他带给你诸多的审视和思考,你也发现在艺术审美上的多重差异;李长之《鲁迅批判》、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他们让我在我以为

■新作快评 邱华栋《塑料男》、《花城》2011年第1期

品钦小说精神的升级

□钟正林

小说叙述了主人公“我”——从新闻纸媒聘用记者到某网站撰稿人,与纸媒社会新闻记者童大林一起报道假喷灌工程的遭遇。童大林的遭遇是坐了几年监狱出来后不到黄河心不死,继续调查某省经济发展中的污染问题因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的遭遇是因为长期出入环城的垃圾场垃圾填埋场和某省的各种污染区,结果胃口和身体开始发生异变,开始对塑料袋、塑料夹、塑料盒等凡是塑料的东西发生浓烈的兴趣,连身体也开始变得硬邦邦的,甚至自己的老婆——“简单方便女”生下的孩儿也是一个不会哭泣没有心跳的塑料婴儿。老婆不得已与自己离婚。“我”的最后结局是不得不在垃圾场边自己挖了个坑把自己埋葬了。

读完了小说,掩卷,当代作家托马斯·品钦的小说《熵》立刻从我的脑子里闪现出来。《熵》是托马斯·品钦早期的一个短篇,也是他小说中最难读懂的一篇,小说从热力学热力转换、功用消耗的第二定律楔入对美国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描述,“熵”是衡量热力系统中不能利用的热能,用温度除热所得的函数。托马斯·品钦在《熵》小说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人类不断地发明蒸汽机、飞机、火车、汽车、化工产品等等,实则是在让生存的环境变得千疮百孔,疯狂的制造就像是附了魔咒的有毒的手,许多东西一经使用都不能还原也不能再利用,如电子、信息、塑料、建筑垃圾等。人类不断地向自然攫取中所创造的文明看似繁荣,实则寂寥、凋萎,就像熵这种热元素的转化一样,表面好像热在增加,实际是功能在走向热寂。

邱华栋的《塑料男》中的“我”和“婴儿”变成塑料正是托马斯·品钦小说精神的承继和拓展,或者称之为托马斯·品钦小说精神在中国当代小说的续接和升级更为合适。在我看来,《塑料男》无

论从篇幅还是内在的寓意和当下现实性可以说超过了这位美国前辈。

《塑料男》小说的开篇第一段文字中的“我”上厕所时看见“在小便池里竟然游动着几条非常漂亮的鲤鱼。鲤鱼竟然在人的小便里生存得那么悠然自得,却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感觉,因此我无法在那个小便池里小便,跑到了里面的马桶边,在那里匆匆行事之后,突然产生了呕吐的感觉,对着马桶吐了半天”。

这是统领全篇的一个意象,或者说一个酵母、一个细节,在小说的叙事中出现了多次。这是小说要表述的核心概念。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所展示的现状令人触目惊心,美国的大片《2012》和《阿凡达》让全世界不同层次的人都认识到了工业和疯狂的经济发展对于人类自身的残害,可我们的许多地方还是不断强调工业强市,开山破土的步履不但没有得到抵制,反而更加规模空前。小说中的“焚琴煮鹤”“小人国”“简单方便女”“熵的世界”“盒子里的男人”等都是小便池里游动的锦鲤,都由经典渊源诱发。《塑料男》得益于《熵》的启发,看得出邱华栋对托马斯·品钦的喜爱至深,所以小说的第8节干脆就直接定名“熵的世界”,是有着鲜明的意旨的。如果说前者的作品是和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一样晦涩难懂的话,那么后者立意深邃的小说文本却是既清晰又不难懂的。

托马斯·品钦在大部头《万有引力之虹》中有一个叙述斯洛索普吸了大麻去上厕所,不慎将口琴落入马桶里,他幻想自己进入马桶在脏水里游泳的细节后来被英国电影《猜火车》作为场景再现了。而邱华栋的小便池里游动的鲤鱼这个意象很可能也得益于托马斯·品钦的这个细节的启迪。但剖析过上百部外国经典小说的作者深入浅出,构思的机杼更有中国汉语语境的声响,更有现实的共鸣,因为遍布各大茶肆酒楼的观赏鱼锦鲤更具有普遍性,更具有小说的生态。在键盘上音乐般弹着的我的思维在想,在生态环境危机四伏的当下,我们谁又不是一条锦鲤呢?这就是好小说带给我们的触动。如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所说:“小说需要介入政治,这是让小说变得尖锐而有力的重要武器之一。”但我们要趋向于小说介入人的备受压抑和纠结困扰的心灵。

西部头题·克孜尔 王寅等:克孜尔诗篇/陈漠:耶婆瑟鸡霍旭初:克孜尔宝库 陈超:克孜尔,一个文化中转站 宋海年:虽然苹果不说话 曹多勇:人样/谢志强:榔头的地图 一首诗主义·女诗人的爱情诗/丁丽英、安歌、宇向等 跨文体 阿舍:1989年的火车/韩小蕙:面对三座大山 马莉:潮湿/胡澄:痛是一架梯子 维度 泉子:诗之思/康日峰:短章 周边·以色列小辑 唐丹鸿:左边的特拉维夫/阿摩司·奥兹:一样的海 哈罗德·布鲁姆:完成工作 孟潇:《开·闭·开》:阿米亥的全书

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

WEST New literature edition

新文学版

2011.3 目录

名家视域 李道新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概念·策略·战略·饶曙光 电影叙事的空间革命与中国电影的地域悖论 影视画外音 周渭 商晓倩 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艺术本质论的终结及其反思 郭昭第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与文学变异·蔡俊 文学批评的可能性·张浩文 创作研究 李朝润 2010年中国文坛热点扫描·葛红兵 郭彩侠 张炜《你在高原》研讨会实录·程光炜 杨庆祥等 海外文坛 翟华兵 杨颖育 论威廉·戈尔丁小说中的悲观主义·刘进

一份新锐、开放的新文学杂志 向老中青年作家约稿

青年文学

社长总编辑 李师东 执行主编 唐朝晖
(上半月版)2011年2月目录(总第四百二十一期)

主打 地铁(中篇小说)·赵荔红
花瓣(散文)·赵荔红
力荐 眠歌(短篇小说)·韩倩雯
主题文学·蝶 外省书(中篇小说)·弋舟
等待日子到来(短篇小说)·张强
夏初记事(散文)·胡弦
专栏 周庆荣 周闻道 黄礼孩
我们散文诗档案 绿伯(节选)·章闻哲
在场主义 a弦上的叙述·杨明慧
小说八讲 第一讲:语言(下)·张炜
名家 蛮堆回家(短篇小说)·赵光鸣
译·转移 定义(八章)·[日]谷川俊太郎作 田原译
关于女人的十四个问题·[日]谷川俊太郎作 田原译
各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899,全年120.00元。编辑部办理邮购,免收邮费。
地址:100027北京市朝阳区北三里屯南30楼南院《青年文学》杂志社,电话:010-64174917。

西部

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

WEST New literature edition

新文学版

2011.3 目录

名家视域 李道新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概念·策略·战略·饶曙光 电影叙事的空间革命与中国电影的地域悖论 影视画外音 周渭 商晓倩 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艺术本质论的终结及其反思 郭昭第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与文学变异·蔡俊 文学批评的可能性·张浩文 创作研究 李朝润 2010年中国文坛热点扫描·葛红兵 郭彩侠 张炜《你在高原》研讨会实录·程光炜 杨庆祥等 海外文坛 翟华兵 杨颖育 论威廉·戈尔丁小说中的悲观主义·刘进

经典话语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关注

在《高老夫子》中,鲁迅写道:“不久,每一个桌角上都点起一枝细瘦的洋烛来,他们四人便入座了。”

描写洋烛的颜色,这不新鲜;描写洋烛的亮光,这也并不新鲜。新鲜的是描写洋烛的样子:细瘦的,这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的观察。鲁迅小说被人读得最多的当然是它的思想意义,而鲁迅作为一个作家所特有的艺术品质,一般是不太被人关注的。这是一个缺憾,这个缺憾是我们在潜意识中只将鲁迅看成是一个思想家所导致的。我们很少想起:鲁迅若不是以他炉火纯青的艺术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文字,我们还可能如此亲近他吗?

作为作家,鲁迅几乎具有一个作家应具有的所有品质。而其中,他的那份耐心是最为出色的。

他的目光横扫着一切,并极具穿透力。对于整体性的存在,鲁迅有超出常人的概括能力。鲁迅小说视野之开阔,在现代文学史上无一人能望其项背,这一点早成定论。但鲁迅的目光绝不仅仅只知横扫。我们必须注意到横扫间隙中或横扫之后的凝眸,即将目光高度聚焦,察究细部。此时此刻,鲁迅完全失去了一个思想家的焦灼、冲动与惶惶不安,而是显得耐心备至、沉着备至、冷静备至。他的目光细读着一个个小小的点或局部,看出了匆匆目光不能看到的情状以及意味。这种时刻,他的目光会锋利地将猎物死死咬住,绝不轻易松口,直到读尽那个细部。因有了这种目光,我们才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马路上就非常清闲,有几只狗伸出了舌头喘气;胖大汉就在槐荫下看那很快地一起落的狗肚皮。(《示众》)

鲁迅在好几篇作品中都写到了人的汗。他将其中的一种汗称之为“油汗”。这“油汗”二字来之不易,是一个耐心观察的结果。这些描写来自于目光的凝视,而又一些描写则来自于心灵的精细想象:

……一枝箭忽地向他飞来。

羿并不勒住马,任它跑着,一面却也拈弓搭箭,只一发,只听得铮的一声,箭正冲着箭尖,在空中发出几点火花,两枝箭便向上挤成一个“人”字,又翻身落在地上了。(《奔月》)

小说企图显示整体,然而,仿佛存在又仿佛无形的整体是难以被言说的。我们在说《故乡》或《非攻》时,能说得

出它的整体吗?当你试图进行描述时,只能一点一点地说出,而此时,你会有一种深切的感受:一部优秀的小说的那一点一点,都是十分讲究的。那一点一点都显得非同一般、绝妙无比时,那个所谓的整体才会活生生地得以显示,也才会显得非同寻常。这里的一点一点又并非是仓库里的简单堆积,它们之间的关系、互相照应等,也是有无穷讲究的。在它们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则、基本美学设定和一个基本目的。它们被有机地统一起来,犹如一树藏于绿叶间的果子——它们各自都令人赏心悦目,但它们又同属于同一棵树——一树的果子,或长了一树果子的树,我们既可以有细部的欣赏,也可以有整体的欣赏。但这整体的欣赏,不管怎样,都离不开细部的欣赏。

就人的记忆而言,他所能记住的只能是细部。当我们在说孔乙己时,我们的头脑一片空白,我们若要使孔乙己这个形象鲜活起来,我们必须借助于那些细节,“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伸开五指将装有茴香豆的碟子罩住,对那些讨豆吃的孩子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人的性格、精神,就是出自于这一个一个的细节,那些美妙的思想与境界,也是出自于这一个一个的细节。

鲁迅小说的妙处之一,就在于我们阅读了他的那些作品之后,都能说出一两个、三四个细节来。这些细节将形象雕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在小说创作中,大与小之关系,永远是一个作家所面对的课题。大,包含了小,又出自于小;大,大于小,又小于小……若将这里的文章做好,并非易事。

评论

生命深处的惊蛰

□单占生

“那个许诺,空悬在情感里,仿佛巨大的蜂巢,而蜂群们早已演散了家族的欢宴,分崩离析,纷扰而去,偶有记忆仿如小小落单者,嘤嘤扇动的羽翅,从时间迷离的深处飞回来,蜇你一口,留下一点小小的疼痛,本能的反应,瞬间,冷不丁的,成为生命的深处的惊蛰。”

读完陈峻峰这本散文集《在春天里观察两只鸟》(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其中读到了这段话后,我的心才在较为有序的跳动中被安顿下来。“巨大的蜂巢”、“嘤嘤扇动的羽翅”、“蜇你一口”、“疼痛”、“生命深处的惊蛰”,把这些意象排列在一起,大体就构成了对这本散文的基本描述。这一系列喧嚣着、私语着、沉默着并涌动着的意象,可以略去对我对这本散文集呆板的理论概括,并可给每位读到这本散文集的同仁生动出种种朦胧而又似乎有点深刻的意象和思绪。

的确,这是一个巨大的蜂巢,由无数个独立存在的蜂房组成,每个蜂房里都有一只可以蜇人的蜜蜂。那些带着“毒素”的锐利的蜂针,总是“蜇”向你的生命深处那早已隐隐作痛的地方,让你猛地剧“疼”一下,并让你产生一种某些麻木的生命突然之间被其“蜇”醒的惊喜。文中的这些蜂针刺疼我的,又是什么呢?

是带着作者体温、心跳和血脉贲张和灵智机敏的叙事。这是我多年追寻的东西,也是我看到的诸

多散文作品普遍缺失的东西。在我看来,在当今大家都在用机械码字、粘贴写作而使写作“轻”到成为任何一个可以码字者盘中的一道小菜的时候,陈峻峰的这种让自己的直接经验真正在场,使词语的血肉自然在场的叙事文本,对于今天的文坛来说,真的是难能可贵。用机械码字降低写作的门槛也许并不真的就是一件坏事,但可怕的是在你码出那一堆堆密不透风的黑压压的字码时作者直接经验的飘零,可怕的是血肉丰满、灵智坚实的汉语精神在当下语境下创新叙事姿态的飘零。可喜的是,在陈峻峰的这本散文集的诸多文本中,你不仅可随处感受到文字的瓷实与鲜活,更为可贵的是你可以从这些有着自然血肉的文字中读到作者对他的叙事对象本质属性的洞见。

事实真的如是吗?笔者的转述也许是苍白无力的,作者文本作为实在物的直接呈现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当然,这需要各位读者自己去面对。作为一个读者的我,做出上述那样的判断,其实也是我直接面对事物——文本的真实存在之后的结果。只有如此,你才会觉得好的文章决不会是作者自娱自乐无关轻重的玩意儿,那应该是作者的灵智出没于存在物内部在暗中寻找澄清的探险。

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巨大的蜂巢”,这里尖利着无数个蜂刺,诸如人与自然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悖离、高贵与卑微的谬误、人与人类智慧背后的自私、沉静历史背后的喧嚣、“摆花”城市与技术主义的滥行、城市阳台的虚拟与故乡真实的消失……对于我们现实生存的种种纠结,作者都通过他强大坚韧的叙事耐心和他那唯美与惆怅的极具表现力的文字,给以最真诚也是最真实的人文关切。我最后要说一句话:这是一个“巨大的蜂巢”,在你的阅读过程中,肯定,你会被“甜蜜”,也会被“刺疼”。

二〇一一年第一期要目

扬子